

經部

左傳折諸卷八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文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相人二字始見於此荀卿作非相篇論其不足憑而唐舉相蔡澤呂公相漢高帝姑布子卿許負其術遂相沿矣

見其二子焉

晉書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髙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曰喬自及卿然髦尤清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又

郗超與傅瑗善瑗使其二子迪亮出見超觀之良久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嘉賓藻鑑與叔服相同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漢書律厯志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曰非禮也

又

杜解補正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

亦並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歴法置閏在三月故為非禮漢書律歴志曰魯歴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歴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當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耳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歴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歴法故然

又

愚巷曰歴始于顓頊置閏在一歲之末堯歴考中星定

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秦變三代之制復用顓頊歷漢初用之至三統歷成然後復講堯歷行之

履端于始舉正於中歸餘于終

朱申曰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其時日月五星皆起于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步占之端故曰履端于始每歲二十四氣其半為中氣惟閏月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曰舉正於中一

歲十二個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時强無所歸著為日行之餘分每月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行常以二十九日與日合於朔每月又有半日零無所歸著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故十九年而七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曰歸餘于終

歸餘於終

癸辛雜識云程氏攷古編謂漢初因秦歷以十月為歲首當閏之歲率歸餘于終為後九月漢紀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邪抑自此始置閏也余精思其故葢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

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朔春秋書閏方見于此復以杜預長歷考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自此始有閏邪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二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則止于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閏月不書亦若是葢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歷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

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

衛成公不朝

毛奇齡曰諸侯有相朝之禮謂小朝大也晉齊魯衛侯爵匹敵雖齊桓興霸魯衛未嘗一朝晉文無道强諸侯朝晉而魯衛不與斯亦已矣至襄公踵父之志徧告諸侯必使之朝晉而後已亦世濟其惡矣

晉侯朝王于温

繻葛之役天子責鄭不朝而反挫皇靈自是載覲者絶少晉武公始立為諸侯以朝無衣之歌譏而非美惟魯定公一朝于京師以伐秦之便而行之桓公為五霸首而未嘗一朝王晉文公一則逆王于氾而朝再則會于踐土率列國以俱朝襄公嗣位即聽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倡名義以震動天下所以世為盟主也此事經文不書左氏傳有之宋儒解經之家動言孔子不書吾不

敢知亦將以是為丘明之誣美哉

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

綱目發明於宋元凶劭弒文帝之事歷舉其案曰形色可以占終袁后預言其惡此與商臣之蠭目豺聲同也東宮置兵與羽林等與楚之宮甲同也機事不密泄于潘妃與江芈之預聞立職又同也太子分兼臣子而弒其君父蓋與尋常弒逆者不同故曠世上下事若相感劉劭旋伏其誅商臣竟晏然君楚助逆之潘崇尊為太

師則又與楊廣楊素符轍矣

又

唐太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郭瑜請讀禮後弘為武氏酖薨胡寅謂君父懦昏母后專恣當遵養時晦以絶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黙使郭瑜知此教以為太子之道豈至嬰禍夫嬰以牝雞司晨正蠭目豺聲之匹弘之悪讀商臣之書正其恥見武氏之事明仲譏之肋桀之論矣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即所謂羋姓有亂必季實立後來棄疾得國與此同符

蠭目而豺聲

世説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王請食熊蹯而死

古來英武之主類多子禍楚成也趙武靈也劉宋文帝隋文帝也惟宋元凶劭遽伏厥辜楚商臣隋廣皆恬然

享國趙亂起于公子章子何既受命為王父遇弒不能討趙成李兑之賊是與於弒君者矣惠文之世趙方全盛與楚穆俱以雄强顯於列國天道祐順殆不然乎

諡之曰靈不瞑

諡法德之精明曰靈亂而不損曰靈靈有二義周之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故加以美諡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指衛靈公蓋褒之也漢書賛曰靈帝之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楚人惟知靈為下諡共王

有疾而命其臣謚靈若厲亦與成王同一意解

曰成乃暝

魏禮曰身被弒而猶嫌惡謚真可謂好虛名矣又何怪乎李東陽之瀕死而求文正也秘史載司馬温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衣黄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跪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觀此則或有然者也

及秦師戰于彭衙

雍大記白水縣本古之彭衙春秋秦晉交戰之地漢屬左馮翊縣北吩有粟邑愚按漢薛宣為左馮翊平陵薛恭本孝者為頻陽令職不辦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宣奏令尹賞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治即其地也隋始改為白水縣

又

文王親迎于莘在洽之陽即彭衙之地地屬郃陽縣西北有城秦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餘里至彭衙

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

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司右掌羣右之政車左車右特重於經殽之役晉以萊駒為右不能斬囚而以狼瞫代箕之役先軫黜之夫殽者襄公自將者也敗狄於箕先軫將中軍而君不行然後知中軍之車無論君與卿易將而不易車左右之人者也左傳叙戰凡戎御戎右之名臚載甚悉晉獻公作二軍以滅耿霍魏三國趙夙御戎畢萬為右此公所自

將上軍之左右也太子申生將下軍車左車右之名不載及申生受命為將以伐東山皐落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此上軍左右之人也罕夷將下軍而梁餘子養先丹木左右之名亦具焉人可考則書之否則闕之惠公敗於韓自將上軍韓簡以臣將下軍虢射為簡之右為公右者始卜吉慶鄭怒其强諫而弗使鄭於射名位相埒將上軍下軍者一君一臣而右則無分貴賤晉楚戰于邲楚子為左右廣右廣之御許偃也右則養由基也

左廣之御彭名也右則屈蕩也楚子既乘左廣以逐趙旃矣復見右廣欲乘之可見戎御戎右森然就列獨虛其中惟君之所欲乘臨敵署置晉悼公即位分命百官使弁糾御戎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右訓勇力之士時使厥後悼公三駕伐鄭不復書車御車右詳於初命不勞複記總以慎重其選清人之詩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謂鄭棄其師經與傳合參之車左車右可考矣

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魏高堂隆議功臣配食引周志爲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即明堂配食之義功臣配食于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　勇則害上二語見汲冢周書大匡解

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

方弘靜千一錄曰君子之事君也君舉之則敬其事不知之而不愠其臨事也惧見可而進無辱命焉君子也一見黜而悻悻然不勝其懟二桃三士人且草芥視之

矣君子之自任天下也重管仲不苟死而孔子稱其仁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齊桓定霸僖公十年十五年凡再朝齊不見於傳孝與昭相繼僖公由朝齊歸而遂覲文之元年即晉襄踐位之二年因衛成公不朝而躬朝王於溫以求諸侯此又言魯文不朝討而後往朝盖晉文初沒復為諸侯離合之幾魯衛上國姬宗最尊嗣後百餘年獨親于晉乃從

此肇端晉襄之駕乎齊孝霸業克承先趙諸臣之力也

此處亦論霸一關鍵

躋僖公逆祀也

東漢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從之復下詔曰殤帝即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恭陵在

康陵之上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又

唐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建等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于孝成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伊闕人孫平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于

上乎時論多是平子卒從禮官議葢陳蘇諸臣皆阿附

玄宗故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之説然睿宗受國於中

宗與閔之繼般僖之繼閔正同一轍穀梁子曰繼之如

君父焉者受國焉爾又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

秋之義也

又

明世宗既考興獻帝廟號睿宗祔饗太廟如列聖次孝

宗下於毅皇帝叔也遂躋之載明倫大典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劉原父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襲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父之則我以子奉之是故為人後者則為之子矣彼不以子繼父則必以臣繼君君臣猶父子則父子猶君臣也舜之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況親親乎

又

健菴曰公羊之説謂先禰而後祖穀梁之説謂先親而後祖是明指閔公為祖僖公為父矣即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説其義亦然

文武不先不窋

周語不窋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上言禹不先鯀下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均非令辟以作閔公比類獨湯不先契契乃有商受命之祖敷教之勛表表虞廷太覺不倫愚意冥字之訛冥與契字形相近而鯀以殛死

冥以水死與閔之遇弑因不令終而類引之耳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孔疏宋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毀者葢以為其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魯為諸姬臨于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桓武有大功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鄭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愚按禮諸侯不得祖天子而魯宋鄭相沿如是漢薄昭與淮南王書大王不日夜怵惕修

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臣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可見漢法諸侯王亦各祀其所出之祖而立帝廟仍習不改云

妾織蒲

皇皇求財利者庶人之行也以公儀子拔葵出帛之事對勘文仲無以解免于君子之責矣

尊秦也謂之崇德

左氏以此時為穆公定霸之時故每事尊秦不一而足

然彭衙茅津未嘗一得志于晉或所錄者晉人簡策事多文飾丘明知其故而不敢改其文形諸評論以示觀者耳在晉人殽之戰既爲悖德自是日尋干戈無施不報劉敬之論匈奴曰豈有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晉襄君臣殆冒頓之不若矣

濟河焚舟

繩武曰世說庾道季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取王官及郊

亭林曰王官在河東今臨晉縣西南七十里王官谷司空圖記謂有王官廢壘是也下云遂自茅津濟則又踰中條過平陸之東二十里絶河而至陜州括地志以王官在澄城非是

遂自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茅津之屬于秦久矣故其後呂相絶秦但言俘我王官而不以

取茅津爲秦罪

封殽尸而還

姜寶曰史記稱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葢其親見殽峹露骸暴骨之慘不勝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若敗殽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等役殘民不已不應自食其言至此

遂霸西戎

秦穆公三置晉君得與中國會盟襄王之出亦嘗師於

河上以謀納王三十餘年厥功爛然而不得稱霸迨殽陵兵敗髦年之餘氣強努之末力僅以能用孟明不致削弱與晉抗衡乃反以霸歸之且晉既主盟中夏矣西略而不復東征何霸之能為蓋左氏之書皆本列國冊書晉自殽陵之後與秦日尋干戈中原衣冠之國皆服從于晉相率而擯秦閱二百七十年至孝公之立猶以山東擯斥為恥此穆公之霸業所以不得方駕桓文也曰霸云者追其前事而姑予之以名耳國策有曰秦穆

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知其霸為獲晉惠公時事晉人之所諱也李斯諫逐客書亦云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穆公當日固嘗吞諸戎以自廣趙良所謂巴人致貢八戎來服者也襄十四年晉會諸侯於向稱惠公以南鄙之田賜戎人而云秦有迫逐瓜州之事愈知并國西戎者非晉襄時矣

又

馬宛斯曰中國不可一日無霸也齊桓既没晉文未興

曠八年無霸矣無霸而有霸則秦穆之為也穆公初立齊桓方盛征伐盟會不一及秦亦不及晉晉獻内亂易樹子以妾為妻葵丘載書所首戒者興師致討宜莫如晉而桓公若不聞焉何則桓猶獻也如夫人者六人宫中姊妹不嫁已先多瑕何以正人秦穆公奮然再置晉君定晉之亂成文之功晉之霸也秦穆有力焉左右霸主中原再振桓所不能為者穆能為之即以此定其為霸未嘗不可

隊而死也

趙伯循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雨耳歴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胡氏謂江小而弱楚人圍之不必撤四境屯戍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當是時楚負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聲罪致討云云愚按傳文晉以江故告于周王使王叔桓公同伐楚然無救于

江江終為楚滅蓋楚之無王久矣況商臣又無父無君者乎觀江滅而秦伯為之降服出次蓋能難楚者莫若秦秦晉合則楚可制而此時方在茅津仇晉之日所以殺陵之戰秦晉分合實晉楚强弱之大關也

又

李鳳雛曰城濮之戰晉文伐衛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雖同而此為較正但江黄近楚晉鞭長不及齊桓會江黄而楚滅黄此則以救江而楚反滅江

不惟爲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之矣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觀晉先僕陽處父相次救江江之附晉審矣今秦亦謂江爲同盟使秦晉同志以救江豈皆無助奈兩大自爲仇讐而弱小之繫援無力君子於此歎息痛恨于殽之師也盱衡論之江黄蓼六皆逼近强楚始則從盟齊桓繼乃依比秦晉先後滅亡地勢使然江芈本自楚嫁事見于文之元年弱肉强食不顧舅甥之好若鄧曼爲楚

武夫人而即見滅于文荆芉之見利忘親其惡已甚矣

臣以為肆業及之也

注魯人失所賦甯子佯不知此愚不可及吾以為此甯子之知可及也魯穆叔聘金奏肆夏工歌文王而皆不拜春秋賢大夫類能為之甯子亦猶是耳其愚不可及在納饘薄酖諸節之死而致生之茲之將命不辱可與共患難者又可與共安樂所以為全才

臧文仲闢六與蓼滅

臧文仲行事用心君子人也而孔子亟貶之間嘗於論語二條深求其故所謂知柳下惠而弗與立者非徒與之立朝而已葢未嘗為之請于君立卿族也公孫敖有罪而立其子穀叔孫僑如有罪而立其弟豹魯法固然柳下為無駭之後賜族展氏考三桓之前臧氏展氏為魯世卿及禽之身而世爵遂絕文仲執政季文受教而周旋焉意者季孫之繼執政文仲為之援手夫以展禽之賢得文仲推引使嗣已權則異日季氏專國之禍或

可不作故知夫子有為言之也至於家不寶龜居蔡固已犯分厥後臧紇納蔡請後因與謀武子之立庶而臧會卜僂句而代兄又入意如之叛黨懷寶為罪酌水思源能不致恨于其所由來哉

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

韓非子陽處父欲臣文公因舅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

皐陶庭堅不祀忽諸

水經注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決水亦注蓼入灌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有臯陶庭堅不祀忽諸之歎也　淠水西北逕六安縣故城縣故臯陶國也夏禹封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臯陶冢也楚人謂冢為琴

又

高允於魏孝文時據律評刑嘗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豐況凡人能無咎乎

天爲剛德猶不干時

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大至剛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聖賢論剛皆以全德言周易繫辭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坤之文言曰至柔而動也剛剛柔對言則偏乾卦九三重剛而不中遂以爲病其極贊乾德曰剛健中正亦止居四美之一洪範三德正與易同指甯嬴專引書辭而申之曰天爲剛德其講于易者深矣

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東坡橐泉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義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不取仲遠之説乃詩家翻案也

皆秦之良也

史記蒙恬傳昔者秦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

又

李文饒曰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春秋譏之矣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焉得謂之百夫特哉荀息許晉獻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豈得以生同榮樂沒共塵埃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

秦之不復東征也

唐荆川云不復東征由左氏未見秦强之故其説最是自此以往惟令狐河曲麻隧棫林諸役秦事之見于經者罕矣以為不復東征誠不復也盖爾時晉楚狎主會盟北向東向以爭中原秦獨晏然西陲為晉所擯斥而赴告之册書亦畧之然哀公一出以逐吳師即能使亡楚復存何嘗不兵威赫然哉史記秦本紀謂秦數易君君臣乖亂河西地為晉所奪乃三家分晉後事非春秋之秦也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聘禮聘遭喪入竟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文子之備豫如此其不辱命可知矣果以秋受命八月而晉襄公卒文子遂繼臧文仲而為政於魯稱賢大夫有以也

趙孟使殺諸郫

趙盾狐射姑既爭將中軍又爭立君鄧琬為子勛舉兵以敵王景仁陳霸先推方智復位以圖王僧辨大臣爭

權嗣子聽其提挈耳狐不勝趙殺陽處父出奔而政柄全歸於趙趙盾於此必殺子欒又拒子雍弈碁置子廢置縱横傳瑕陳乞未若斯之甚也夸臯之弑不待桃園而後驗之矣

書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

嚴開止曰文公初以卻穀將中軍繼以先軫父子將中軍未嘗專制國政政皆一決於君而又有太傅太師等官尊在中軍將之上傳曰陽處父為太傅賈佗為太師

是也今殺處父遂廢太傅等官政皆一決於盾嗣後郤缺將中軍即曰為政而權始歸於一人雖有英君不能返矣盾既專政陰使列國之大夫皆得專政操縱在手而君為贅旒盾實使然所謂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凡皆以其意而成之者也

昭公將去羣公子　六卿和公室

開止曰史記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

公此左氏所無也而差有可信者昭公立而即欲去羣公子夫豈無故而然哉亦豈欲并六官而去之哉葢亦監於殺太子之事而窮治其黨則穆襄之族與焉公未及發而穆襄之族先帥亂人以攻公然亦不能害公公勝之而後即位則此大夫葢昭公所殺非謂亂人殺之也左氏於宋昭事都無所考槩序六官而繼之曰昭公欲去羣公子是并去六官矣又曰穆襄之族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則此大夫似指公

孫固公孫鄭而言而與不稱名所殺者衆之例違矣至謂樂豫舍司馬讓公子卬以和公室明年復殺公子卬事亦無緒讀左氏者又當以經斷之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

康公為太子時送公子重耳歸晉作渭陽之詩後世傳誦為舅甥盛事至此奕世猶加意公子雍悠悠我思可謂篤於自出矣其如虎狼之晉乎哉

且畏偪

注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愚謂不然偪即秦偪也惠懷皆立於秦秦復能廢之文公亦秦所立雖成霸業而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晉人亦以爲秦罪此皆偪也傳言宣子與諸大夫皆畏偪諸大夫同心則不畏國人矣但盾先言秦大而近足以爲援矣倚其大而近以爲援復畏其大而近以爲偪築室道謀皆盾之誤國耳

先蔑將下軍

啖叔佐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矣復言先蔑

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自相背謬益先茂時爲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悮也方麓曰若先茂在秦未歸經安得書奔秦蓋逆雍之後還至令狐乃復奔秦耳

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

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宅即猗頓故居昔秦穆公送公子重耳圍令狐令晉人禦秦亦必用兵于此地有所必爭也

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

吳主休寢疾以子霣託丞相濮陽興及休卒吳人以蜀新亡欲得長君興與張布說朱太后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宗廟有賴可矣遂立皓故曰未有不與君夫人定議而私廢立者也

同官為寮

文選注寮小窻也同寮指其齋署同牎為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窻亦此謂也見升菴集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鄧析子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日猶言昔者言疇曩也邲之戰欒鍼請于厲公曰日臣之使于楚同此字法後來作者多仍之漢書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庾信詩日余濫推轂昌黎聯句詩日王忿違傲皆同

歸匡戚之田於衛

朱愚菴曰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戚城在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時皆衛地相去百五十里此葢晉先且居伐衛時取戚田而并取匡田故今以還衛傳不及匡者史文略爾杜氏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此大誤也杜以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為即此匡故云然不知匡地有二孔達侵鄭取匡此河南之匡注云在頴川新汲縣東北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是也歸匡戚之田于衛乃河北之匡論語子畏

於匡是也杜謂匡衛邑中屬鄭既是衛地之匡鄭安能越河而有之耶

復致公壻池之封

愚菴曰定五年傳吳及楚戰于公壻之谿注公壻楚地名疑公壻池本楚奔晉因地為氏者池其名也晉先取衛地封池今仍以歸衛又文十七年趙穿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乃晉君壻也如杜解當以公壻趙穿及池為句矣凌氏測義亦同

遂會伊雒之戎

升菴曰字書謂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為水克火故改為雒春秋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雒豈因後漢而始改乎

昭公不禮焉

古來母后以嗣主非其已出稔積猜嫌以致禍亂魯哀姜宋襄夫人厥罪惟均而衛定姜亞之漢元后不為哀帝所禮任王莽以移國祚禍最烈矣何武師丹忠有餘

而才不足也公子卬湯意諸相繼死節無補于君孰若呂夸簡韓琦調𠛬章獻慈聖於英仁兩朝母子無間家國俱榮哉

皆昭公之黨也

趙伯循曰大夫二卿之死弑昭公之漸也四人皆忠于公者左氏謂之黨何耶

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此趙盾殺之也靈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

耳將中軍趙盾久將中軍自令狐之戰拒公子雍而已
然靈乃於奪之蒐而欲易之先克諫而止克佐中軍固
屬盾黨箕鄭諸人雖以作亂被誅實乃心幼主以謀奪
趙氏之權者伊霍廢立之功非忠蓋之純臣不可居盾
於雍樂奪卑諸公子若奕碁置子之不定而國政卒歸
其手狐射姑又先與盾爭將中軍得罪出奔矣先克舉
狐趙舊勲並為言實専為趙漢之周勃手握帝璽以予
文帝有人告勃謀反即下吏繫治劉宋文帝為傅亮徐

羡之所立旋族滅無遺種怏怏非少主臣靈之不能容眉正是意耳夸蒐欲易將一擊不中轉激而為伏甲㗖契之計君勢孤而臣黨熾同於魏廢帝髦南闕之局先都之死書于經其馴致堅冰之謂歟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靈既年少重之以無道成景均非有為之主晉之所以能得諸侯以原趙欒郤卿才濟濟耳當范山為此言之時楚益傾危亡之機商臣弒父弒君中原霸主奉辭討

之可令瓦解晉諸臣方以朝貢責諸侯而又與秦修隙無已楚得乘此滅庸伐陸渾侵轢陳鄭莊勝于邲共盟于蜀晉反為楚弱論者或謂晉襄繼霸殽陵一戰之能卻秦不亦悖乎晉之爭諸侯權柄皆由臣出乃敝公室以樹私門者也觀鬬穀於菟毀家紓國之忠晉楚長短之祚于此基之矣

又

馬宛斯曰楚成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圖北方為事

名陵以後楚人斂翼窺桓公之沒越漢東以陵上國晉文奮起而戰城濮楚氛始息伺舋則起勢阻則退鷙鳥伏攫戰守並用其才類有過人者然卒不能大得志于中國則中國之有霸也商臣弑立晉襄不能正其罪使得蠶食小國江六之區騷然煩苦焉襄公即世楚益肆其兵力二年之中鄭陳蔡宋靡然影從其圖北方也鋭于成王矣夫穆之蠭目豺聲其凶忍雖不亞于父其遠略亦未必能及父也然而戰勝攻取師出必利十二年

閒未嘗一跌此其故何哉晉靈初立未離襁抱秦晉日戰楚反休息趙盾不能和輯國家專權務殺處父射姑之徒相繼死亡晉之不在諸侯夫人而知之矣豈待范山哉讀春秋者至于楚穆之事而思霸更深已

又與子家謀弑穆王

春秋弑君三十六子禍居其三莒僕出亡楚商臣蔡般偃然得位宋太子劭魏清河王紹皆即時伏辜惟隋楊廣專制其國同于商臣所以胡傳論斷宜申之死子之

以討賊然爾時距成王之弑葢十年矣煬帝在位十四年宇文化及弑之公論不許之為文皇復讐豫讓所謂既已臣事人而又求殺之二心與不二心之辨也范巫強死之驗鬭氏之有宜申亦越椒蠭目之亞乎

又

州吁弑桓公而石碏討之無知弑襄公而雍廩賊之兩人所弑之君皆兄弟行也商臣之于成王義兼君父公行弑逆所謂人人得誅尤異尋常者宜申之謀果成焉

知不爲楚國義舉事既無濟而身殞名隳啇臣之子莊王居然霸主楚檮杌秉筆累葉承之先儒謂左傳止論成敗此其一節也

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

屈原九章三章曰哀郢其涉江章曰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忽其焉極王逸注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郢乃徙壽春宋玉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

陽阿薤露又為陽春白雪故荆州至今有白雪樓渚宫始見於傳元凱仲達皆無注釋一統志云相傳謂梁元帝都此本紀亦未申明按玄覽賦臨章華而流眄見舊楚之凄凉試極目兮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舊渚宫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道髙門接連既追隨而得性實燕處而超然則元帝之渚宫有徵矣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唐荆川曰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猶中國之

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

遂道以田孟諸

即子玉夢河神賜以孟諸之麋者也時子玉方欲得志於宋故河神感之至是宋服於楚而道以田焉寰宇記虞城孟諸澤俗呼湄臺益澤中有臺也胡朏明曰漢書梁孝王傳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諸澤皆在其中孝王大治宮室臺榭陂池髙髙下下澤形盡失元和志云周迴五十里亦彷彿言之耳

當官而行何彊之有

守道不如守官孔子嘗以取齊虞人矣宋新服楚與國耳非縣鄙也非僕隸也文之無畏肆威于小不謹視鄙陵之戰郤至韓厥可以獲鄭伯而猶縱之曰不可以辱國君仁暴懸殊奚翅霄壤

左傳折諸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　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左傳折諸卷九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文公

潘崇伐麇

古來子弑父安然居位逆黨因以漏網者三人楚潘崇也趙李兌也隋楊素也素之惡彰彰矣兌生於戰國論世者或畧焉治春秋家者如櫛而潘崇曽未之及遂使宗愛張超之之閒爰書失察特著之於此

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

淮水經淮水東逕夏丘縣南涣水西入九里注之涣水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葬故號襄陵陳留風俗傳曰睢涣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服御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

彤班御皇父充石

史記功臣侯表有芒侯彤跖孫彤申尚景帝南宫公主

索隱引字林多鬚髮曰彨既以為姓則不因貌矣彨班之得名或以多鬚髮故耶

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

王子城父為大司馬見管子司馬温公論管蕭諸葛言齊有王子城父漢有韓信而蜀無其人孔明之功業所以遜于二子夫城父之為將至舉以匹韓信則春秋戰國之人材有未易方駕者内傳於桓公霸業之盛曾不一及僅附載于此且又在襄公之世葢鄋瞞兄弟身横

九畝所至為患其僇之者亦如劉曜之滅陳安慕容恪之擒冉閔智過力倍乃克有功傳表得臣終愓而城父之勇隱見生色矣

寡君敢辭玉

子常曰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意也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於禮故下云國無陋矣

取羈馬

雍大記西安府同州縣有覊馬城在商周為有莘國春秋時屬晉唐屬同州在洽之陽故為洽州降為洽陽縣其後流絶去水加邑因名郃陽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内有周文王妃太姒墓縣有刳首坑左傳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以從秦師于河曲

成湯伐桀升自陑即河曲之南地屬蒲坂縣之南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餘里至河曲

乃皆出戰交綏

注古名退軍為綏司馬法古者追兵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注不戰而退為綏按此城濮之戰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正合此解矣孔疏又引司馬法將軍死綏今無其文亦見之司馬法注中以為曹公令云然庾信哀江南賦曰將軍死綏按綏為退軍則非死敵之解愚幼讀此傳家君竟以為淑旂綏章之綏交綏者謂兩軍旂綏甫接旋即解退也此不知何本而於死綏之文則甚愜

當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秦函谷關城漢弘農縣隋桃林縣也西征記曰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乃通上東西十五里絶岸壁立巖柏陰陰谷中殆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所謂秦得百二也

又

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散牛桃林即此處也晉太康地記桃林在閿鄉南谷中西征賦咸徵名于桃園者也

能賤而有恥

困學紀聞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己有焉

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

毛晉曰晉自謫秦自正觀秦伯器量心術直出晉文之

上

繞朝贈之以策

注策馬檛也楊升菴謂書策之策夫書此吾謀不用之語于簡牘恐非賢智之士之所為且君之子臣以環以玦人之贈友以弓以劍策亦弓劍之比登車而贈奚其不可唐人詩臨行贈我繞朝鞭傳為佳話久矣

吾謀適不用也

董漢策曰讀此句知壽餘初來秦時繞朝必有一番先

知進諫之事却都不叙只用此數語逗出古文以虛補實之法

其處者為劉氏

正義曰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葢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于世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耳夫帝王之興託附神明之

後固人情所同晉則程伯休父重黎高陽之所自出唐則玄元皇帝惜宋史論趙宗不言大業伯翳反揑趙元朗為仙祖識者鄙之

又

唐宰相世系表叙劉氏所出云昔士會適秦歸晉其子留于秦自為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帝也馬永卿曰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亦可一笑

邾文公卜遷于繹

魯頌保有鳧繹繹為魯地蓋侵邾而有之者故以保有公頌僖公宣公十年師伐邾取繹距文十年邾之遷繹不滿二十年洎哀公七年伐邾取繹不知何年復入於邾邾國後改名鄒儒者稱孟子為鄒嶧以配孔子之尼山仲達疏繹在鄒縣北高平縣南蓋與魯分疆必爭之地不知邾文何故必欲遷都之豈不憚身塞巖疆若許之有新邑拒鄭萬不可失者乎小國之救亡可哀甚矣

又

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為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如數間屋其俗謂之嶧孔山北有北絶巖秦始皇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頂名曰書門

又

荀仲豫曰邾遷于繹景祠于阜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

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故
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書不共也
漢宣帝唐玄宗二廟隳壞皆素服避殿姚崇謂太廟屋
材朽腐而壞無足為異胡氏尹氏以逢君之惡譏之並
引春秋傳為義
又
玄宗用蘇獻議以睿宗繼高宗升為第七室而祀中宗

於別廟開元五年太廟壞孫平子上書以為躋睿宗之驗魯文公躋僖於閔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説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若曰魯自是陵夸隳周公之祀矣

又

胡和仲曰居處猶欲完葺況宗廟乎太室既壞必須便脩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時不亟則譏緩制

不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魯人立文伯　文伯卒立惠叔

馬宛斯曰魯之弱也由于三桓而三桓之僭起于孟氏慶父作逆魯人失罰為之立後是魯國之無政也敖當僖公之世雖嘗帥師止奉霸令文公復使之如莒涖盟兩會諸侯侈然得志實為春秋大夫專會諸侯之始嗣是得臣行父帥師城邑三家之勢於是乎成總由孟氏為之先馬敖爭已氏以幣聘莒徇欲肆淫廢棄君命倘

數其罪而除其世且以正慶父之惡彼二氏者庶知懼乎魯無法紀聽其出入至客死而猶歸其喪孟氏固而三家俱固魯之不振非無因也

爾不可使多蓄憾

元值讓國而不受蓋身涉五公子之禍不得不如是也不順商人之為政而曰夫已氏殆不能無芥于中者其後亦終得國故不可與子臧子札並名

卒於齊告喪

劉原父曰大夫出奔曷為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可以不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禄猶列于朝出入猶詔于國兄弟宗族猶在是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禄不列于朝出入不詔于國非大夫也卒之不可也

不義宋公而出

張天如曰昭公無道事不概見其所以失人心者在于欲去羣公子也樂豫為公陳根本之謀股肱之誼又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公能用其言不替其位即有襄夫人

公子鮑在亂其阻矣公性不悛六卿皆懼公子未能去也而公之黨先盡凡宋之人皆公敵也其能免乎

又執子叔姬

使舍之死爲當罪則如里克殺奚齊并殺驪姬亦誰能禦之使舍爲當立則戴嬀大歸于齊莊姜賦燕燕之詩猶能義感國人以討亂賊而國母王人同一見執商人之悖虐威力具可見矣

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

古人質直先世之善固能頌颺效法於不善亦所不諱欒盈辭於周行人稱父黶之罪與華耦一律後世吹霜歕露寒暑筆端甚者以百斛粟許丁儀作傳媿道旁之石訣墓中之金蓋不可問矣

魯人以為敏

敏者不敏也無故而揚其先人之惡也劉知幾曰以鈍為敏也古人多反詞為義亂臣十人是以亂為治也水火相息是以息為生也其臭如蘭是以臭為香也武坐

至右是以坐為跪也裂繻来逆是以逆為迎也離本分
義而以為麗則合匹本隻義而以為匹偶則雙反本違
義而以為反復則從近時俚俗乃有呼墜為陛名選為
放者亦從此類推

惠叔猶毀以為請

許氏曰以敎之醜奔而録其卒録其喪歸春秋為之屢
見于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
咎按此仲孫竟有後内史叔服人倫之鑑不爽矣

為孟氏且國故也

公孫敖之罪擢髮不足數矣為仲遂聘而有之幾於國内稱兵奉弔周之命而棄之遂使君命不復身死于莒不立後可也穀也立而疾其子又弱不再立可也告喪請葬而弗許國典犂然又以惠叔固請而許之魯以相忍為國是可忍孰不可忍為人臣子者宣淫廢命而國討不加世禄不絕歸骨先人之墓妥靈宗祏之中竟可垂為典制昭茲來許夏展父曰非故也莊公曰君作故

國故一語傳之悼歎于魯者深矣

帷堂而哭

檀弓小斂而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又曰帷殯非古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戰國策樓緩曰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則不免為妬婦也夫處敬姜之身固為母矣處聲己之身者其不謂之婦乎否乎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當文公之時諸侯凡三會于扈萬充宗曰晉靈立於文

七年時方在抱趙盾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以從楚之諸侯皆来服晉諸侯復晉以霸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為盟主十七年會扈亦然盾志已無君置宋之弑君不問致魯莒傚尤而起未幾盾自蹈之又未幾鄭歸生又效之弑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為之倡也

又

杜注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於扈

有蛇自泉宮出

劉向以為近蛇孽也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蛇入國國將有女禍也

楚大饑

楚莊初立內難方平復有滅庸之舉英主舉動固可數

也左氏之文能表出之

庸人率羣蠻以叛楚

胡身之曰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人襲梁及霍以圍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霍則梁縣南之霍陽山也漢高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板楯蠻也後漢祭遵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

又有巫蠻南郡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

楚人謀徙于阪高

古來强鄰逼處有遷國圖存之説然而棄其本根亦以速亡紀之郱鄑郚許之白羽皆大棄其國者也戰國魏之大梁楚之壽春削弱之明驗厥後漢獻晉惠懐唐僖昭乘輿播越不常厥居刼于權臣迫于强寇東晉明帝不從遷都之議而存南唐中主遷豫章而亡苻堅棄長

安而入五將慕容寶棄中山而赴和龍死不旋踵金完顔珣與守緒之由燕而汴由汴而蔡相率而淪胥以喪而已矣

不如伐庸

計東籌南論曰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并有上庸使劉封孟達守之關公攻襄陽移文命出師相助孟達以宿恚阻兵不進使此時有兵出上庸夾攻襄陽之右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乃達反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招之

先為司馬懿所蹶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以別開入秦之路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愚按魏略申耽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遣使詣曹公加其號為將軍領上庸都尉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申儀復來還即拜魏興太守儀上言孟達有貳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拜儀樓船將軍庸之形勢大略具此蔿賈為楚謀必欲得之真善審地利者也

自廬以往

玉海自廬振廩説者以合肥為廬誤

振廩同食

盧潘曰同食館不知名于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亦為廬盧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

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澨勾澨楚西境也使廬戢黎侵庸戢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顔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于楚而臧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

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

穆文熙曰蔿賈之謀以弱為强師叔之謀以强為弱皆兵法也

惟裨儵魚人實逐之

注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地里志公孫述名之為白帝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以魚復為故陵郡蜀漢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

也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縁馬嶺接赤岬山又東傍東瀼谿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没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

丹鉛録孟子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馹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後世不達其義以馹為驛之省文永樂中刻春秋大全盡改左傳馹字為驛驛與馹溷而不分矣

襄夫人欲通之

襄夫人襄王之姊考叔帶之生至此幾七十年乃襄王之弟也則襄夫人之年老可知而欲下通嫡孫恠哉豈昭公之黨造此謗耶

秦人巴人從楚師

高閌曰楚率巴以滅庸則秦又聽命于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之所以不振也

昭公無道

宋昭一木强人耳而以無道坐之可謂全失公道矣然鮑之行詐意諸之死君一一指出公道故在也文之忽斷忽續煙雲繚繞不可方物

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

弑君之局多矣君强則如齊莊晉厲弱則為鄭忽曾般其跋扈權臣大都深謀歳月猝發一朝未有視其君如孤雛腐鼠呼之就戮君則待命刀俎弗敢拒違宋公杵

曰公子鮑世變為尤亟也若曰國母為政劉宋子業勃虐放恣王太后召之弗往后語侍者那得生寧馨兒就死而弗敢違豈能得之於子孫蓋魯哀姜魏胡靈后之所不能為而襄夫人行之又可怪也春秋末造有陽貨請享季孫于蒲圃林楚徼死之憤語亦旋以事洩而敗獨昭公田孟諸其迫刼於母氏也不啻唐廬陵王畏武氏之嚴而蕩司城之從死兵權國政束手受制於人類高齊楊愔見殺于常山王演之事先儒論世竟曰稱國

以弑歸罪于君一語了之愚所不解

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

愚按曰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公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為君母則祖母為君祖母矣

君無道也

萬充宗隨筆曰孟子言邪説暴行有作暴行弑父弑君也邪説即亂臣賊子之黨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

告無罪然者且鄭封執政相倚為奸凡有逆節必蔽過于其君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論左氏定例以為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噫弑君而曰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為之先導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

又

嚴開止曰此一經之大惑也傳自王臣卒以下所言宋事都無情實而昭公無道一語尤不可憑蓋無道則必有其實今考昭之生平曾有一事可指如齊襄晉靈蔡

莊楚靈之為者乎如云欲去羣公子亦不可云無道况八年之間事已相釋而忽焉發難於八年之後又非人情然則昭所以弒不可得而求其實也大略文公之世天下以弒君為常小失意忽為帥甸之所賊公子鮑素得國情襄夫人為之主衆遂援立鮑鮑非弒君宋亦不以鮑弒告此事之實而左氏妄言之輒曰昭公無道鮑實弒君經乃不言鮑之弒遂於宣四年發例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耳夫弒稱君而弒者稱人三宋杵臼齊商

人莒密州是也據傳之意以為但書君名不書弑者之名則當以君無道為斷不知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宋帥甸齊邴歜閻職正宜稱人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不論有道無道總以臣子為斷不聞罪反君父也使如左氏之説則君而無道即國人所宜弑矛左氏欲發例而先為昭公無道之言以實之求其實則終不可得此可深恨蕩意諸實死節而經不書必不告也如謂聖人削之使從君於昬之人反出蕩意諸之上抑又

悖理之甚

猶立文公而還

則堂曰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後先弑君霸國無討又從而輔翼之自是以後篡弑之禍接迹于中原晉靈魯赤皆死于强臣世大夫之手趙盾實爲之也盾有無君之心故黨弑賊而不問春秋于扈之盟不序諸侯于宋之伐而人四國皆致其誅于盾也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晉靈少趙盾不在諸侯又立宋鮑而不討楚莊方壯已將北圖鄭有所恃而不忌此鄭之横亦晉之失也然此法既開晉往往反求于鄭子産得之遂得執之以當晉矣　此書只破貳楚意不在朝襄二十二年傳只對徵朝意各有在

寡君即位三年

日知録春秋之時天下宗周而諸侯不用周之年號至

于辭令往来有自稱其國之年者如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是也有兩稱其國之年者如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是也

燭之武往朝夸也

注將夸往晉朝蓋相其君以朝晉也即用杞伯姬来朝其子句法又按晉鄭兩靈公皆名曰夸自名其君因不

避晉君之名古人生不諱名若唐太宗時李世勣不去世字徃者據鄭自言南北朝使命多用此等字法時列國事晉猶用匹敵之體歷後而愈自卑

鹿死不擇音

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于是並生心厲

鋌而走險

韻會鋌鹿走貌通作鋌引左氏鋌而走險考工記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注箭足入槀中者也蓋言

鹿中箭足走險避之

周甘歜敗戎於邥垂

伊水經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邥垂亭南司馬彪郡國志新城有高都城亭在城南七里遺基猶存

五月公遊于申池

水經注系水出齊城西南世謂寒泉也東北流直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

小小竹木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濵齊藪也襄十八年晉伐齊焚申池之竹木善長云荀獻子尚不辭死以逞志何容得仇敵而不徵纂於草木乎又炎夏火流非遠遊之辰懿公見弒蓋是白龍魚服見困近郊矣

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董漢策曰上句知左右無一人下句知國中無一人齊侯孤立之況如畫可為龜鑑

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成風事季友僖公得繼閔後敬嬴事襄仲宣公竟奪子赤之嗣權在外臣則宮中倚之以為援華元蕩虺之徒奉公子鮑通于襄夫人呂不韋教異人母華陽君權在內政則外臣緣之以希進荀勗馮紞附賈氏之黨元載王縉入張后之門韋執誼諸人之依牛昭容丁謂諸人之諂明肅劉后世祿廢而人臣無世及之位黨緣比周皆以外事內不可僂指矣

仲見乎齊侯而請之

黄楚望曰文公薨公子遂叔孫得臣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未甞如此原其事情雖為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為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為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仲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春秋内弑不直書并惠伯之忠不得與孔父仇牧並稱
蕩意諸為宋昭公死又以國弑而不書及忠臣之泯没
惜哉

又

北齊文宣帝殂常山王演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楊愔燕
子獻等赴之鄭頤止之不聽演皆執而戮之遂廢濟南
王殷自立綱目書殺尚書令楊愔等予其殉主之忠曾

之子般子惡一也季友能誅叔牙而彭生見害於仲遂計有遲速成敗攸分燕子獻曰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鄭㬇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耶彭生之誤正與楊燕同而純忠自不可泯或乃以為溝瀆之諒聖人弗取者春秋之罪人也

又

梧岡曰魯十二公遇弑者三隱公桓公閔公是也太子在喪遇弑者二子般及惡是也弑逆之禍史不絶書而

死節之臣未嘗概見獨有一惠伯耳孔父為司馬無能攺于其德茍息徇君邪心援立不正皆有罪焉猶以死節見褒況于叔仲彭生有二臣之節無二臣之失而名不登于死節之科此所疑而未解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家則堂曰此正宣公母子及襄仲得臣弑君逐嫡之罪也姜氏文公正妃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敬嬴者文之嬖妾外交襄仲共謀簒弑又不能尊事嫡母迫而歸之

于齊躬天下之大惡是時亂賊披猖齊人弒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頽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為三歎云

魯人謂之哀姜

出姜以志其兆于始哀姜以憫其遇於終終始皆襄仲之罪也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

真西山曰行父歷數莒僕之惡當矣仲遂弑適立庶其
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會與昏
而定其位焉陷身於亂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何獨于莒
僕不少假借乎或曰行父特託莒僕以刼持宣公耳
在九刑不忘
注九刑之書今亡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
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孔氏謂
此八議載司寇之章周公已議之矣八議所議其刑一

也安得謂之八刑乎

又

鄭注堯典正刑五加之以流宥朴贖此之謂九刑賈逵服虔則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

民無則焉

此數語亦載孝經與北宮文子作事可法一段及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天地之經一段皆與孝經互見朱子以為皆係傳文而孝經襲之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

之時然詞氣卑近與孔叢子皆似僞書作刋誤辯之甚析按三賢皆在孔子以前孔子作孝經引其語亦當明指其人朱子黜其僞以傳文為據論不可易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王伯厚曰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高陽氏　高辛氏

白虎通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

陽猶明也高陽者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按堯曰放勲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有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明功德也下舉不才子直稱顓頊帝嚳互文爾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疏引春秋緯命歴序顓頊帝嚳傳八世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非帝之親子杜注但言其苗裔耳

隤敳

洛水經注嵩嶽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

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夫臯陶一名庭堅伯益亦一名隤敳五臣之二並起家八元𣝣世固宜有此列女傳臯子五歲而賛禹臯子者臯陶之子伯益也觀虞書三謨益首陳戒於前臯則禹屢揖而進之父子之説恐不若兄弟之為當

世濟其凶

困學紀聞史克于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愚謂三十年為一世人之生自少

至老修于家仕于朝可得五六十年歷世將倍有惡始而晚蓋有善始而鮮終者皆非世美世凶者也鯀為顓頊氏子顓頊即高陽於八愷為兄弟行而彼則世其美此則世其凶同德為同姓之說當于此求之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莊子中央之帝為渾沌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山海經天山有神焉渾敦無面目實惟帝江也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是食人孟子楚之檮杌朱注檮

杌惡獸名呂覽周鼎鑄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酉陽雜俎獬豸見鬭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鬭不直者煦之故君子以獬豸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劉道原撰通鑑外記包羲以来畢載論十六相之未舉四凶之未去始堯知舜于側微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業是唐太宗用李勣之微術曾謂聖人亦出此哉按太史克即里革季孫行父之私人先

儒謂有意挾制宣公其辭不足採章俊卿之議外記葢有為也

左傳折諸卷九

左傳折諸卷十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宣公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家鉉翁曰宣十八年傳載行父語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後知子赤之死季氏亦與其謀蓋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春秋於夫人大歸之後繼書行父如齊以見其亦預于弑武曰是三家者亦有憾而為此乎

曰利而為之耳君薨太子立正也國之福非姦臣之利也強家殺嫡立庶欲以市恩于新君而久魯國之權推是心以往亦何所不為乎世有以行父為社稷臣者史臣之諂辭耳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鄭之從楚實因晉事之非前既述執訊之書此又重提一段是左氏再三著意處　於時穆公非有此言史家因執訊之書而意其如是即畫龍點睛法

楚子侵陳遂侵宋

趙鵬飛曰楚莊天下之奸雄也前之滅庸首結秦巴以圖中國之西今之侵陳宋又結鄭以圖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秦鄭既附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斯時趙盾若不救則陳宋為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為救陳宋亦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及之故救陳而宋自解盾救陳不返而次于棐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盾以大夫尸諸

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中國何所恃乎春秋書此無貶辭蓋有不得已焉爾

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

見于此

其御羊斟不與

李延壽南史論曰華元以羊羮取禍庾悅以鵝炙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

文馬百駟

杜注畫馬為文邱光庭非之謂畫馬為文常馬何足貴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乃為難得蓋邱說如唐玄宗天育監牧馬數萬匹毛色為羣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此

承平一統之盛天子肆其侈心宋鄭列國安得辦此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畢公率諸侯布乘黄朱孔疏馬色黄而朱其鬛引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以予桓魋言古者貴朱鬛則宋人贖華元而以畫馬四百予之其賂已重又何駭乎

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

汪琬經解曰此弑夸臯之歳也覲于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以晉國之衆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

惟敵是求何有於鬭椒之偏師哉當此之時内難將作不暇相持於外寧少歛其鋒不欲輕用之於楚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君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崔杼所用即盾之餘智也

晉靈公不君

顯說晉靈不君而於盾之弒謀不涉一字更為孔子之說以加美之經之好惡不可復求之筆墨之内

矣然其意象覺隱隱有一趙盾主張其内欲言不言之妙境以為真欲脫盾則愚人之見矣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

唐巢刺王元吉為并州總管好當衢射人觀其避箭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為樂

又

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州北又有餔饑坂

宰夫胹熊蹯不孰

靈公之酷虐固也然熊蹯不熟足以傷人君之殺之猶未為甚韓子晉平公進炙而髮繞之趣殺庖人蓋其後國愈强而君益泰子太叔所以有火中寒暑之喻也

觸槐而死

韓魏公為安撫駐延安張元夜遣人刺之公安卧不動賊取其金帶而去張魏公亦有刺客不忍殺之事盛德感人如是耳殺身以免人刺客所僅見鉏麑之事或以為趙盾預為之備而殺之觸槐而死趙氏之詭詞傳於

晉乘者也飲靈公酒而擕提彌明勇士以自衛且先伏靈輒使為公介公之前後左右莫非趙氏之人矣左氏不言其弒君而情事躍躍

鬭且出

吳其琰曰靈公君也趙盾臣也君欲殺臣一言而足耳而使麑嗾獒伏甲屢出而不中隱然敵國抗衡之勢焉其不臣也甚矣且大夫之家不藏甲臣侍君宴彼彌明者何為也及殺形已成不歸死司敗而居然以鬭而出

所謂良大夫者固如是乎侯景之入臺城也陳兵以見梁武高洋之赴晉陽也扣刃以辭魏帝悖慢之事千古一轍

宣子田于首山

闞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夸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夸齊墓涑水西南流亦曰雷水山亦曰雷首山趙盾食靈輒于此

宦三年矣

疏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求仕宦學者尋經藝此爲異耳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正此義也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趙盾之擅權秉政魏之司馬昭宋之蕭道成也靈公之猜忿高貴鄉公蒼梧王也趙穿者賈充王敬則也或謂盾無篡國之謀未可援此例亦文宣時世局未至如定哀耳郭解客睚眦殺人公孫弘曰解雖不知罪甚於解

殺之足以斷趙盾斯獄矣

又

部二泉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令也蓋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盾疑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又

趙企明曰裴度相敬宗於時蘇佐明弒敬宗而立文宗

度不亡亦不討賊後世有指度為弒君者乎聖人不責人於無心趙盾弒君顯然明白學者胡為廢經任傳妄以賊為賢耶此論極確然傳義正不繆于經愚有趙盾論

亡不越境

崔銑曰昔儒之罪盾詳矣然有遺論焉晉襄卒迎雍于秦已遭穆嬴之迫不得已而立靈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

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歟盾非手弒君者情狀深閟又號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鉞夫果忠君慮邦諫不用去爾越諸異國如宋哀魯羈誰得以弒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陰假手于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宗强豈能棄而不返哉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昔魯亂矣季友忠而僖公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弒君

矣其始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況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胡邦衡曰趙盾弑君之迹見于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為法受惡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趙汸曰於此見趙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使

穿者欲免穿于討也

書法不隱

凌以棟曰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公寧不知之及公既立盾又當國二十餘年人皆知有盾而不知有公公積不能堪而欲殺之非一日矣盾不勝危懼而求以自固於是借侵崇之名授穿以兵柄以為弑公地穿既弑公盾未出山而復不惟不能討而又使穿迎立新君以為固恩地然則盾弑君之心豈不昭然可見哉

古之良大夫也

周篆曰良之於彼必不書弑於此於此書弑則他日未嘗稱良既良之復書之以弑是聖人自矛其言而盾其書也蓋傳晉事即掇晉語語皆出于六卿之私人是以悖戾若此

為法受惡

嚴開止曰晉靈公立于今十四年矣令狐之事長而漸明日以殺盾為事盾亦知靈之欲殺已也日蓄死士以

待靈而又曰假忠敬之名以自蓋其欲行弑君之事靈欲殺盾而使鉏麑往賊之豈有感服將朝坐而假寐即能使拳勇之士一旦慕義而觸槐乎蓋靈之舉動盾無不知當遣麑時盾已探之而早為備遂得殺麑而以觸槐告耳提彌明盾之車右畜此勇士以備非常意何為乎翳桑之餓人感其簞食之恩願以死報亦使與于公介以待之一朝有事内外皆足以相救盾之虞公蓋可知也虞公者即殺公之意趙穿者盾之子弟好勇而狂

可以愚使未嘗告以殺公之意蓄之以恩而已矣且與公為肺腑親得日狎于公而公之不必虞穿也見公欲殺盾以為此可得當以報盾為之弑公于桃園故終其身未嘗委罪于人曰實盾之使自是晉之人終不曰趙盾弑君而又為之辭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為法受惡嗚呼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塞一時之口耳假令亡而越境反而討賊焉足以刷弑君之案哉若夫養天下之亂賊於前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後事之顯跡無可

論者故曰大夫之惡莫惡於趙盾聖人所討亦莫亟於趙盾夫子曰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此之謂也

詛無畜羣公子

晉桓叔以强宗簒國獻公懲其禍始則盡戮桓莊繼且并逐蒲屈以猜忍濟其蠱惑固不足責文公赫然霸主宜有以挽其敝子雍子樂皆可以樹維城而顧使之適秦適陳恣驅殺于趙氏之手厥後成景悼平支庶皆不能繇衍叔向所以有公族盡矣之歎夫公族者同姓之

稱也今乃以卿之適為公族卿之餘子為公行此言趙有公族有旄車之族悼公又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皆為公族大夫伍舉對楚靈言韓襄為公族大夫故弱魯者三桓也亂宋者華向也皆公族也篡齊者田氏也分晉者趙魏韓也皆異姓也同姓之禍使國弱異姓之禍使國亡擇禍莫若輕其效可睹矣

又

朱子語類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

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入復殺懷公此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殊異乎公行殊異乎公族見于魏風魏為晉獻所滅詩作于晉獻之前是早有此官矣鄭箋君族公同姓昭穆或獻公未滅之魏為同姓之官既受驪姬之譖更以卿屬充之耳詩首章殊異乎公路箋又引趙盾為旄車之

族是也

趙盾為旄車之族

疏車皆建旄謂之旄車詩建旐設旄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巾車巾者衣也衣飾之車與建旄之車各有人主之愚按華督弑與夷立華氏趙盾弑皐為旄車之族大逆不討反以擁戴新主受寵類然

觀兵于周疆

列國用兵多有假道之事晉則假道于虞以伐虢楚則

伐申過鄧齊桓公北伐以燕為主南伐以魯為主是也若假道周京則魯成公從晉伐秦而遂朝王胡氏猶以為譏今楚旅公然伐戎次雒觀兵周疆既不躬覲亦不遣陪臣告勞無君之罪莫此為甚說經家皆沾沾以陸渾逼近周室戎夏雜處為言夫陸渾一小夸耳未幾而滅于晉當其晉惠使之内遷非計之得而楚之伐之意又不在戎且屬夸役屬大邦從来有之晉則諸戎楚則羣蠻雖其叛服不常亦可鞭笞惟命孫吳之討山越蜀

漢之通五谿蠻皆是類耳胡氏好言謹華夸之辨借事發抒實未合於東周時變者也

在德不在鼎

揚子寡見篇器寶待人而後寶司馬公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强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貢金九牧

荀子解蔽篇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楊倞注九有九

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謂之九有牧養其民謂之九牧

鑄鼎象物

墨子夏后開命大廉鑄鼎于昆吾灼龜得逢蓬白雲之兆開即啓也王孫滿言夏之方有德亦不定指禹而史記正義以為禹鑄九鼎荆山下學者遂因之

成王定鼎于郟鄏

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成王十年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

從入也故謂是地爲邑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于此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孫郃作卜世論謂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在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此即武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之指專為秦漢以後緯候家言痛下鍼砭然當王孫滿對楚子之時周之受命方五百餘年耳訖春秋以逮戰國統計周祚八百七十餘年過歷之祥歸于德致而不

可謂數之全屬荒渺云

又

汲冢紀年曰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偏合七百之數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

又

漢武帝太初改歷揲策得十八改稱八十晏駕果十八年晉元帝更置宗廟使郭璞筮云享二百年洎劉宋篡位一百二年璞蓋倒言之也劉宋武帝於嵩山得玉璧

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祚果六十年獨周之祚乃八百八十四年漢書言周過其歴積德累仁所致然爾

又

文中子同川府君問關子明曰周公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趙蕤注謂周以木徳王木生數三成數八故卜三十世八百年皇甫謐曰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年班孟堅曰周過其歴子明告同川曰過算餘年者

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

又

元城語録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訓也豈有預為歷世常久之説以數告子孫使倚恃天命而不懼于危亡乎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曰蓋有説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不能懐也故假天命神告以懼之焉永鄉因退檢史記武

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二百四十年故史記云王孫
因説以辭楚兵乃去以信先王之言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
此蓋七穆巳盛追所自始而歸美之言其得力自天宜
乎子孫之世祀也文章言外之意讀者不見則文之美
惡終身不能言
以蘭有國香
孔子作猗蘭操謂蘭為王者香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畝擬之以姱脩内美淮南子則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意若輕之傳曰國香繼之以服媚殆兼其說矣

人服媚之如是

山海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化為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黄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苦山有木焉名曰黄棘黄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後人衍其說而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皆此義也

吾聞姬姞耦

鄭文之蒸淫不父不減晉詭諸穆之顛沛晚成亦亞重耳皆賢嗣而幹蠱者也獨姬出與姞甥其宜蕃與不蕃數正相反左氏好言符兆而兩國乃異應蓋君父之命不校與請無與圍鄭仁親同即昌後亦同矣人定何嘗不勝天哉

子公與子家謀先

馬宛斯曰弑君之事可未同而謀哉且以一饌之隙至

行大逆為人君者不亦難乎歸生自大棘戰勝以後權勢驕恣其君必有不能堪者子公故敢伺隙而動子公欲弒必與歸生謀之是歸生能制子公矣不制之反從之蓄志蓋非一日斵棺逐族鄭人要自有公論也

權不足也

吳草廬曰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于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于宋此亂臣之首也

子家懼而從之

吳安國纍瓦編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夸據左傳則首逆者公子宋也歸生特懼而從之耳胡氏以歸生同執國政聞宋逆謀不能先事誅之故舍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如是則聖人之用法也無乃失輕重之衡乎惟臨川吳氏以為左氏所載疑不可信謂歸生因宋之有邪謀假手于宋此説得之覲鄭人討幽公之亂獨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謂聖人舍

宋而罪歸生豈其然乎

子良生子越椒

唐李勣知其孫敬業有覆宗之兆欲殺之而未果抱若敖之戚也劉宋袁元后生子劭以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即欲殺之文帝禁之乃止又與叔向之母視楊食我同一先見

師于漳澨

說文澨增埤水邊土人所止也酈氏以為水側之濆胡

朏明辨之謂不及許氏之精左傳澨有五文十六年楚子次于句澨成十五年華元決睢澨昭二十三年楚薳越縊于薳澨定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與此之越椒師于漳澨也禹貢漢水過三澨蔡傳以漳澨薳澨與汉水當之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

著于丁寧

說文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鐲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

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以節聲四金者錞鐲鐃鐸也

初若敖娶于邔

事無奇跡則文不能傳左氏好奇苟有言非奇則怪又妙于此處見之若叙在為令尹時竟是一篇俗筆矣

邔夫人使棄諸夢中

羅泌路史餘論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

杜預以雲夢為巴丘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非為雲夢之數誤矣左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與之田于江南之夢邔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此江南之夢澤也定公四年吳入楚楚子涉濉濟江入于雲中此江北之雲澤也沈立云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之所適從方楚子之涉濉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

安陸在楚之北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為指漢言之繆

虎乳之

新論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来我乃娠既産子捐豬圈中豬噓之移之馬櫪馬亦噓之卒為夫餘國王后稷之牛羊腓字亦類此　雲夢縣西十里有於菟村令尹子文廟

謂虎於菟

方言虎陳魏楚宋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關東西謂之伯都

箴尹克黄

伍奢之誅奢不以罪故伍員為報讎蔓戍然以罪死故鄖辛不敢讎棄疾與知子南之誅故不得不死越椒之子賁皇罪宜株及已出奔晉克黄從父也其親殺矣爾時楚滅若敖氏殆宗人之脅于子越同叛者耳未必駢戮無遺種也使克黄在國而知其事正宜大義滅親如

季友之討慶父向巢之攻向魋復命自拘又何疑焉楚四臣者皆遇家門之禍而處得其道者矣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馬宛斯曰宣公即位輒請齊婚繼又請會平州以後比歲如齊甚而大夫止公求婚猒尊毀列不以爲慚無他襄仲發難先與齊成言而後舉事宣公之位齊實成之故終始事之惟謹爾

反馬也

國風草蟲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謂在塗時以見棄為憂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謂已同牢而食主人親脫婦纓燭出蓋婚禮人道之始古人委曲繇重如此與此傳留車反馬之禮可互考

晉人止公于會

文二年晉以陽處父盟公以辱之此黒壤之盟止宣公而以賂免沙隨之會不見成公平丘之盟不列昭公惟宣公以睦齊為晉所愠其恥自貽餘皆晉之逞强不顧

周公之裔同姓之親無禮如此

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卿卒不繹繹之非禮孔子之言左氏本之夫仲遂有立宣之功其子歸父猶有寵聞喪猶繹必非宣公之心乃季孫行父用意專國降遂之禮以抑之耳於是歸父不平于季氏謀諸公而聘晉以圖去之孰知季黨實繁臧許挺身為助而及笙之逐萌芽於此矣季孫臧孫聲勢相倚行父受教于文仲而使之為政厥後武仲徇季宿

之意以立紀脈絡炳于前後傳文不然孔子何愛于仲遂而嗟其身沒夫以罪季氏耳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朱愚菴曰舒蓼之各為一國者僖三年舒滅于徐文六年蓼滅于楚釋例地名有羣舒舒蓼舒庸舒鳩蓋羣舒猶云羣蠻通衆舒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此傳楚滅舒蓼乃舒之一種耳若舒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羣舒之内注分二國名既非疏又以蓼即楚所滅之蓼亦誤

也 周有羣舒漢有百越同義

雨不克葬禮也

萬充宗曰雨不克葬左傳以為禮穀梁以為譏禮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襄事必曰有進無退率略奏功僞誠信有虧貽後日無窮之悔其可乎矧古人卜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綍二碑執綍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事繁雨甚泥濘其奚能濟故寧緩毋遽寧愼毋躁王制葬不為雨止惟庶人

懸窆者為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禮卜葬先遠日

疏曲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先近日者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儀少也

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陳鐵山曰新城之會陳侯實來南北爭陳之勢自此始宣公元年晉盾救陳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陳去晉遠自拔最難爭陳之事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厥後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其以得陳為喜者反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于楚必亡以陳人從楚為非者反

以從楚為是矣伯政之强弱為之也

魯衛侵陳

嚴開止曰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晉爭陳也然盾何以復見經盾復相也弑君則何以復相春秋之時弑一君更立一君見立之君感其更立之功不復論其弑君之罪蓋自宋華督來已習之以為故然矣况乎宣孟之忠尤晉之人所共為推服者乎為法受惡蓋曰但使存其書見忠臣之至耳于盾何損此盾之復相君謂宜

國人謂宜即盾亦自以為宜也嗟乎邪說之惑民久矣以趙盾之窮凶也而假之以仁義之名萬世而下猶有代稱其無辜者何況晉國子獨怪夫世之讀春秋者一惑于左氏之言再惑于穀梁之論至舉莽操懿温所畢備之身而與嗌不容粒之孝子同類而並稱之也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宣淫于朝洩冶諫而殺之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于紂親則諸父官則少

師忠欵之心在于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洩冶于靈公無骨肉之親懐寵不去仕于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死而無益可謂狷矣

又

王叔玠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洩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禄重責深從古則然蓋太宗詰杜淹仕隋不諫煬帝幸江都珪嘗仕王世充諫而不用詰其何以得免乃論及此此君子語默之權衡也

崔杼有寵于惠公

則堂曰以歲月考之是歲至杼弒君五十七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崔杼之身或其父其族皆未可知

又

充宗曰豐氏一說謂氏與夭篆文相近傳寫誤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齊有崔夭至是三十四年其人宜尚存録以備參考　按荀林父于城濮之戰亦御戎命氏

是時猶為師師萬氏之説不謬

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

狎客嬖臣如漢成帝之張放陳後主之孔範王瑳馳逐禁苑遊宴内庭無復尊卑之序宵旦之期然不過從君之欲耳若孔儀二子在陳君臣聚麀竟若南漢劉鋹之好觀交接無復人道矣詩序陳風宛丘東門二篇幽公以淫荒昏亂積漸使然中冓之言不可道殆又甚焉已

徵舒病之

張繡降于曹操其季父濟妻國色也操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破之荀健納其將張遇繼母韓氏為昭儀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與劉晃謀夜襲健事覺被誅而雍鄠郡縣皆叛徵舒以弑逆取奪滅抑所謂其君實甚者歟

逐楚師于潁北

象山陸子曰當是時晉霸既不可復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深傷矣

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于經亦不足為輕重也

令尹蔿艾獵城圻

春秋士大夫命名較諸後世猶多詰屈楚為鴃舌宜其特甚恠在一人也而或為兩名子文則曰鬬穀於菟孫叔敖則曰蔿艾獵見諸國策申包胥則曰棼冒勃蘇幾于不可辨識然邾曰邾婁越曰於越則國名亦或以鄉語矣

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

宛斯曰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服楚矣無端而受孔儀之愬宣言討罪輒欲有陳詐以濟貪與論不協猶立夏州婦淫不誅而納其亂臣其不合于霸討也甚矣夫徵舒大逆陳不能討楚君車裂以殉誠屬快舉孔儀逢惡擅殺忠臣其罪寧宜末減既誅徵舒以謝陳靈亦當誅孔儀以謝洩治狃于二子之先託强納之以亂人國左氏以為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歟

因縣陳

王方麓曰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特一夫力耳寧假動大師臨其城紿其國而後為快哉夏徵舒不勝忿恥以弑其君其賊易知而孔寧儀行父之為賊難見何則公告洩冶之言寧行父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然則躬殺洩冶者二賊也徵舒之恥發于似汝亦似君之言然則激自廐之射者又二賊也平國既弑不他奔而奔楚蓋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楚莊以利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縣矣然則致胡

公太姬幾不祀者又二賊也使天討得行則二賊之討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納之楚莊之志可知矣抑叔時之言固善然楚莊之不遂取陳者實以陳侯之在晉耳晉率諸侯納陳之故君而不泯其社稷陳人應之反楚如反掌矣此楚所以不敢取而復封之以為名知不能有也

左傳折諸卷十